

闲
暇时光

□ 吴翼民

米酒和醉蟹两物看似不搭,但于我而言,多方面搭配默契,可以“合并同类项”——一是此二物皆为秋冬季的佳品;二是此二物都与酒有关,前者本身就是酒,后者是酒的衍生美食;三呢,此二者都与我有着特殊的情感纽带。

那天晚上我已上床休息,女婿突然叩响门铃,起床开启,夜色中风尘仆仆的他给我递上二物,审视之,一大桶的米酒还有一大盒的醉蟹。他兴奋说道:“爸,米酒是新酿的,醉蟹也是新醉的。送您尝尝新。”

待他刚退出门,我便迫不及待打开酒桶,斟了半碗,再掰下两只蟹螯,喝一口新米酒啃一口醉蟹螯,惹得房间里的妻子好一番咕哝:“馋虫啊,弄得家里都是酒味和腥味。”我笑着回应:“这季节,米酒味和蟹腥味是人间最美的味道呢。”

这季节是酿制和品尝新米酒的好时日。新米登场了,新米中的糯米分外诱人,用来酿酒堪称一绝。我在乡下生活过,一任管得严酷的岁月,生产队也会偷偷种上一片糯稻,嵌杂在茫茫稻田中难以被发现。那种名为“小娘糯”的糯米无论做糕团还是酿酒皆是了得,秋冬季节辛苦了大半年的农民需做糕团

米酒和醉蟹

和酿酒来慰劳一下自己。当初农民因条件有限只酿不多的米酒自家陶醉一下,现时江南农家酿酒真是大排场,酿个两三百斤糯米寻常事,出酒率翻倍,除了自家豪饮还赠送亲朋好友,一个秋冬因之眉飞色舞,整个村巷处处酒香味。

对于米酒我有过美好而深刻的体验。五十年前我在一个县级剧团上班,有几位同学被抽调到县酒厂酿酒,我偶尔会去拜访参观一下,一次他们引我去酿米酒车间观瞻——几十只硕大的酒缸,满屋子氤氲着甜美的酒香,我不由得馋虫乱窜唾液泛滥。同学偷偷掀开厚厚的草垫盖子,舀一碗原汁递给我,我乃一饮而尽。谁知这黏稠的原汁后劲十足,我一下浑身发热,面红耳赤、头重脚轻,差点栽倒。同学笑道,这原浆得兑二至三倍的水,自此我领略了米酒的厉害。

且说醉蟹是近几年无锡打出的一大美食品牌,不是生醉,而是熟醉,卫生得以保证,口味不亚于生醉,年年“西风起,蟹脚痒”,满城飘洒醉蟹香。曩时母亲制作的生醉蟹令我念想久远,我对熟醉蟹亦是情有独钟,时常会去店家买些回来品尝。女婿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觉得自制醉蟹并非难事,就学习钻研并实践之,不仅卤汁调得到位,蟹也是亲自采购。他每年秋

他爱上了古琴

□ 可燃

退休的王兆钢去学古琴,不仅爱上了古琴演奏,还学会了制作古琴。爱琴常伴身,在珠峰大本营有他清脆悦耳的琴声,新疆白哈巴村有他悠扬动听的琴声,甚至把爱琴带到冰天雪地的北极弹奏,让同邮轮的外国游客为之惊叹。他自嘲:“我原是一个五音不全、既‘不靠谱’又‘不着调’的音乐盲,临近退休的年龄,竟然跟古琴‘杠’上了,‘杠’得如痴如醉、无怨无悔。”

王兆钢和我说:“我这个人有个特点,就是无知无畏,敢想敢干,而且说干就干。在跟老师学琴的时候,我萌发了一个想法,我弹琴、斫琴一起学岂不更好。我向老师坦陈了这个想法,老师二话没说,立马表示赞同,还为我列出了一长串斫琴所需材料、工具等的清单。就这样,我用了整整半年的时间,自学斫琴的理论知识、进行斫琴的工具材料等各方面准备。一切都按计划筹备就绪,2019年5月4日这天,我简陋的斫琴作坊仰德坊开张。”

花甲之年开始学琴、斫琴,以琴会友,以琴叙情。为了使区里广大古琴爱好者促进区间联谊交流与发展,他还在2018年牵头成立了宝山区古琴协会,让更多的古琴爱好者能以琴会友。

从退休前后的七年中,他几乎每天都要触摸琴弦,即便是出差、旅行在外,甚至去国外旅游,也从未间断过。现在他能熟练地弹奏几十首古琴曲,其中有经典琴曲《梅花三弄》《流水》《鸥鹭忘机》《阳关三叠》《关山月》《酒狂》,有现代歌曲改编的琴曲《女人

花》《笑傲江湖》《我和我的祖国》等等。最近,他把克莱德曼的钢琴曲《水边的阿狄丽娜》,用古琴演奏成功,别有韵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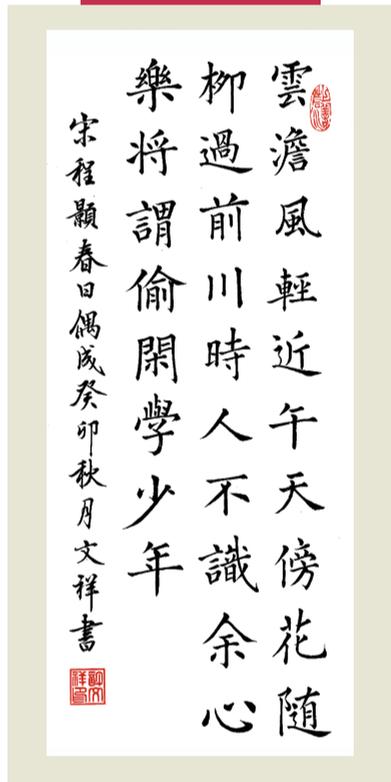
老朋友相聚,焚香抚琴,一曲《鸥鹭忘机》让弟兄们陶醉,这悠扬的音调,柔美的琴声,余音袅袅,沁人心脾,宛如高山流水,清脆悦耳,顿添了许多精彩和乐趣。

王兆钢已是个名副其实的“琴痴”。他爱古琴,爱出了友情,也爱出了对生活的热情。

冬时都会制作几批,除了供我杀瘾还馈赠亲朋。

每家每户都有着浓浓的亲情。内中女婿或媳妇是个特殊的角色,虽非骨肉胜似骨肉,皆融合在小辈子孙情中。女儿女婿婚后生活和睦幸福,但女儿偶或会叹一声:“他除了不会赚大钱,什么都好。”她说的是实情,女婿寻常人一个,在单位上班下班,不烟不酒,更不赌不色。我说,这样的男人赚不了大钱没什么不好呀,倘若有了钱经常出入酒局和不当场所,断非好事。他每年给我送米酒和醉蟹,还有时常来我家帮我做些体力活和技术活(排除电脑故障,解决电器更换之类),让我们老两口生活和谐安逸,岂不美哉?

我品咂着米酒和醉蟹,赞叹一声:“有婿若此,夫复何求!”



春日偶成

(书法) 许文祥 作

快
人快语

□ 董月光

我们不哭

天灰蒙蒙的,我撑起伞走在家对面的大学研究生院的校园。发现河对面有个女大学生,一边走一边抽泣,忽然号啕大哭起来。恐怕她是遇到难事了吧?犹豫着是否上前相劝几句,可是怎么开口?直言不讳?她会以为我打探隐私吗?不如告诉她我的故事,只要分散她注意力就好……

我快步走到女孩跟前:“小姑娘,我有几句话想跟你说。”

她一下愣住了,一边抽泣一边望着我。

“我年轻时下乡得了重病,发疟疾,高烧,腹泻到脱水。弟弟望着气息奄奄的我,失声痛哭,他惊恐极了,害怕失去唯一陪伴他的姐姐。我没有哭,因为我知道‘哭’是救不了自己

的。大雨中,他驾车拉了二十里地儿,我被送到公社医院抢救才捡回一条命。”

看着渐渐平静下来的小姑娘,我继续说:“你肯定遇到难事儿了,会过去的。考试不顺利?有坎儿过不去?哭过以后,想办法解决。要是爸爸妈妈知道你伤心,他们会不放心的。”

……

小姑娘终于止住了哭,“谢谢您”。清秀纯真的她朝我鞠了一躬。

我转身向小树林走去,再扭头看她,只见走上了小桥,她缓缓举起手机,轻声道:“喂……”

“生如逆旅,一苇以航”,逆行之旅,就算一叶扁舟也要向前起航。希望我们年轻的孩子,能够接受鲜花与掌声;也能直视坎坷与变幻多端的征程。

□ 贺寿昌

在
现场

十几年来,我每在冬天便要到这小岛住上几日。小岛偎在太湖边,冬眠一样寂静。没有花的喧闹,没有草的撕扯,也没有文人墨客的惊诧,如果不是偶尔有野鸭飞起,这里便真的是一幅画了。

我在堤上走过,走在残雪覆盖的小路上,走进夕阳里。

夕阳下看太湖,天水一色,波光粼粼,看得人好生眼疼。大自然涂抹这样一幅燃烧了整个苍穹的晚霞,怕是用尽了天地间的朱红绛紫。

我再一次为这晚霞战栗。

再往前走就可以看到湖边的荷了。

之所以叫她荷,是因为她的那大朵的花儿早已谢了,谢得无影无踪,叶子焦黄且大多凋落了,只有那无数参差不齐的残茎举着如生铁片一般的枯叶坚定地挺立在冷水中,告诉人们这里曾经“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是的,这里曾“四顾山光接水光,凭栏十里芰荷香”。而此时走在荷塘的人,大多走在温馨的记忆里。春天的太湖边,最张扬的要算这荷的叶,成群结队地舒展开大片大片的绿叶,无所顾忌地覆盖了荷塘的水面,于是,你便看到了生机勃勃,春意盎然。到了夏天,那是最美的时节,荷花开了!无边无际,白的、红的、黄的、紫的,还有白里透红的、黄白相间的……那荷开花的气势最让人叹服,她不会辜负每一片绿叶!她赢来了人世间最绚丽的赞美诗。待到秋水共长天一色时,便会有采莲姑娘的歌声、笑声在湖面上飘荡,大朵的莲蓬和湖底的莲藕装满了姑娘的小舟,“金桨木兰船,戏采江南莲。莲香隔浦渡,荷叶满江鲜。”这美人美景也让多少水墨工笔千古留香。

寒来暑已往,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知道没有了花叶,也没有了莲蓬,我还是心心念念地要来看这大箕山冬日里的荷。走近冬荷,枯黄的叶片上,叶脉一根根裸露着,像一根根干枯的血管,虽不再坎坎勃动,但那股红的血色早已凝结成了筋骨。或粗或细的叶脉,努力地支撑着这失去血色的叶片。

我看荷,看荷的枯叶,像在凝望老祖母那沧桑的脸。把荷花高高举过头顶的茎最是辛苦。她笔立挺直,坚韧不拔。于是,荷的一生亭亭玉立!眼前的茎,花谢了,叶枯了,干瘪的躯干在寒风中一片萧瑟。可是纵然只剩下这残枝败叶,她也还是那样高傲地挺立着,守望着名门贵族最后的尊严。有大风刮过!风过之后,湖面干干净净,荷沉到了湖底。荷是不会死的。你知道的,在荷倒下的地方,明年春来,又是一片接天莲叶、映日荷花。

我感慨这冬荷老而不死、死而不倒、倒而不灭!这是怎么样的血性啊!我该用这世间最凛冽的色彩,画你的风骨!

大箕山,夕阳正好。